

短篇小說獎

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短篇小說獎稿件共三〇一篇，分三組看稿，每組稿件未重疊。葉佳怡與李桐豪同組，她表示，「此次似乎未如之前所讀參賽作品那麼豐富。前兩年因為疫情，末日、病毒、隔離題材很多，這次都沒有讀到。語言嘗試的野心也下降，過去有想創造新台語文書寫的小說，這次比例也偏低。原住民題材幾乎沒有，會不會因為原住民文學獎發展得滿好，有了分眾？國際局勢或台海戰爭的主題，因寫法不夠有新意，沒有特別選。每年且都會有一些出色的性別議題作品，這次則是讀到把類型擴充，再置入一些小議題，如性別，同志，歷史，工廠或酒店文化。寫奇幻和AI主題的相對有趣。似乎大家在嘗試一種新的寫作方式，又還沒能發展出完整的樣貌。」

李桐豪認為，「相較之下，會覺得去年作品好好看，無論是題材的多元或文字成熟度，這次本組都有一點缺少。前兩年會覺得作品有兩個趨勢，一是優秀的文學作品，二是好看的故事，身為評審，我該往哪邊更靠近些？因為有些故事真的很好看，放在網路上會很容易打動人、得到轉貼。但今年，那個界線變得好模糊。甚至覺得，參賽者是不是已經不知道什麼叫譬喻，什麼叫布局？很多都是老老實實把東西寫出來，像小學蒸便當，一打開就聞到菜味，還沒吃已經知道那便當是什麼滋味。心裡不禁浮現：此時此刻，為什麼我們還需要這樣的作品？」

蔡昀臻與何致和同組，她分析，「去年來當初審的經驗很震撼，實驗性跟創意都很明顯，做爲出版編輯有一點內在的焦慮，覺得自己好像跟不上時代了。但今年相當不同，『好古典』喔，大部分都偏向寫實。雖沒有很多創新嘗試，但還是滿多篇敘事語言很不錯，會吸引人往下讀，至少氣息是好的。此次比較明顯感覺：公共議題和同志書寫減少，但讀到很多專業技能描寫，田調做得很厲害，也有黑道，醫生，MeToo等主題，虛擬的兩岸戰爭也多了幾篇。選出來的篇章，不敢說都很強，但水準應該還可以。」

何致和認爲，「此獎有一定實力跟水準，所以當評審很辛苦，沒辦法看很快。」他分析何以本屆參賽作品變少，「一是大環境的改變。二是此獎有一定歷史，有些人自認實力不夠，就不會來參賽。就像你要爬玉山，會知道要有裝備，要先登記山屋，不能像爬陽明山那麼輕易。」他最初幾屆擔任評審時，讀到此獎有大量撰寫自傳的手寫稿。這兩年則出現較多台海戰爭主題，「通常有三種時間設定：戰爭前夕、戰爭當下、戰爭結束，這多少也反映出社會對此的想像。至於同志跟外籍移工題材變少，也許是作者的自我審查，他們判斷此獎過去已有很多相似主題的優秀之作。如此就造成了：參賽者很害怕失誤。大家首先在乎『我不要再出錯』。再來是『我要跟別人不一樣』。」當參賽者思考：如何跟別人不同，又不透過敘事技巧來表現？「那就只有專業職人小說，先花很多時間做田調，寫出我們不了解的一個領域。然而當你把這項專業介紹給讀者後，已經吃掉小說的一半空間，就沒辦法再發展情節與人物。所以我們這組有很多篇十分精細，對專業研究很透澈，卻忽略『人的共同點』——文

學作品之所以好看，就是因為人有共同點，你如果能找到人的共性，把它寫出來，那才是可以感染群體的題材。」此外，也發現很多作品都跟戲劇或編劇身分有關，這反映出某種現實，他揣測，小說未來可能沒辦法跟影視脫離關係。

凌明玉和黃崇凱同組，她說：「我們這組的問題在於選不出來。共識僅六篇，後來我又選了四篇題材具特殊性，是之前沒有在此獎看過的，甚至會覺得那是一次性題材，是作者拿生命經驗來寫的，很多細節很動人。」關於參賽者是否可能使用AI協助寫稿，她認為，「如果是AI寫的，會有很大段落的資訊，真人寫稿時處理情感的細膩，是AI達不到的。」

黃崇凱補充，「今年較沒有眼睛一亮之作，但最好的那幾篇，還是有往年得獎作的水準。」他附議其他評審所提，「很多參賽者對小說的理解和寫作能力不足，所以有很大量講述自己或家族故事的欲望，但那就只是本能地寫，沒有思考怎樣寫才是『小說』。」另外，他覺得，「在影視作品或電玩影響之下，可能大家真的比較少讀文學。多篇作者可能沒有讀過很多文學作品，不知道何謂意象與結構，在該篇所觸及的領域，已經有非常多出色作品，但作者完全不知道，也沒有能力與之對話。最後就變成一種想當然爾的寫法，而非思考如何讓這篇小說顯現出作者的聰明才智。」對他而言，「當我要寫一篇小說，我不只是要寫一個議題，而是要努力讓作品有『小說』的感覺。」

短篇小說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王聰威認為，「首先比較明顯的感覺是，沒有特別突出之作，沒有很確定想支持的作品。其次是每一篇分數非常接近。同時也有典範轉移之感，前幾年那種對時事或社會議題的熱情消退了，反而更靠近我這個世代的作品，無具體主題，平淡敘述家裡的故事或個人生命經驗，大多數都是『無聊』的（當然無聊也是一種意義）。彷彿這批作品中，寫作者有種明顯的不同。是不是寫得更好？可以討論。其實我之前看別的文學獎，也有類似感覺。林榮三文學獎是一個大獎，應該囊括了最好的參賽者，如果連此獎也有相似反映，那麼或許典範或創作風向是有在轉變的。」

童偉格表示：「我也覺得很難選，心中沒有把握，不像過去幾屆，會很確定某篇應該是首獎。不過這也許不是壞事，因為過去我們以為的首獎，到了決審都是零票。去年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都用主題句破題，看得出可能是來自寫作班的訓練。本屆則相反，大部分作品經驗不太足夠，顯得稚嫩一些，有些作品則沒有小說語感，技術欠缺。相對於此，題材比較多樣，其中表現較穩定的，還是跟性別或啟蒙經驗有關。新的主題有台海戰爭，可能是朱宥勳或黃崇凱的影響？許許多多的作者，在一個狹小篇幅內，嘗試講一個職業或專長，讀了學到滿多事情的：怎樣馴服老鷹，怎樣做芭蕾舞鞋，怎樣做數位剪接，這些細節確實有趣，但全部都組合起來之後會出現結構的問題，這也跟技術控制有關。」

總結來說，是一次滿有趣但不太確定的閱讀經驗。」

黃麗群分析，「我倒沒有覺得這批作品有那麼不好，反而感覺，如果把時間拉長，不論是林榮三文學獎或其他文學獎，整體水準是愈來愈往上。這幾年，尤其是小說，在年輕人寫作社群中，會不斷進行方法論的訓練、交換寫作意見，年輕一代對於如何取得文學獎做為『門票』或『證明』，情緒很強烈，因此這批作品多半能掌握技術，說白了就是四平八穩。」她把看小說這件事，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有沒有說故事的天分，有沒有故事要說？二是有沒有製造出說故事的情調？通常我們會喜歡一篇小說，應該是兩者皆備。坊間或寫作社群的方法論，絕大部分是如何塑造情調，而很難掌握說故事這件事。你會知道他能掌握『如何擺出說故事的模樣』，但事實上是沒有故事的。比如寫了大量職人細節的作品，他急欲說服你，他是有做功課的寫作者，因為他開發了一般閱讀者不會接觸到的職業心得與知識領域，但有沒有故事？我自己是有一點懷疑。整體而言，水準還是很整齊，每一年大型文學獎，其實是愈來愈整齊，那種怪怪的東西，已經看不到了。每一篇基本上都可以用一個說故事的人的姿態，把這件事情做完。」

短篇小說獎

決審會議側記

記錄◎李嘉恩

短篇小說做為一種美學形式，最重要的是……

時間：二〇二四年十月四日下午二時半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平路、甘耀明、范銘如、郭強生、鍾文音（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基金會報告收件情形，本屆短篇小說獎共收到三〇一件來稿，由李桐豪、葉佳怡；何致和、蔡昀臻；黃崇凱、凌明玉等六位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三十五篇進入複審，並得以每人一票，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再由複審委員王聰威、黃麗群、童偉格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范銘如為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平路：此次評審經驗滿愉快的，文字都很不錯，題材也非常多元，可以讀到許多現代社會元素，包括偶像相關題材；還有香港遺緒、戰爭的某些觸動。也許是此獎舉辦多年有成，從文字與素材的運

用，節奏的控制到整體關懷，這批作品表現都很好。至於有沒有特別亮眼之作？待會我們會仔細討論。也許因為大家都寫得不錯，反而讓人期待能挑出特別突出的作品。

郭強生：今年參賽者企圖心很強，很想出奇制勝，亦喜亦憂。喜的部分是，因為想跳脫慣性，不會立刻就有標籤式的答案，可在文字鍛鍊上，沒辦法支撐他們想要突破的企圖。我根據自己教創作多年的經驗，認為可能有幾個問題沒有被釐清：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都出現過量細節，描述不等於敘述，敘述是思想的結構化，若只有大量的描述則很容易失焦。另外，很多作者感性豐富，但短篇小說的美學形式，是傳達這些「感覺」最好的載體嗎？或應該寫成現代詩、劇本？要對短篇小說美學形式有所掌握，而不只是依靠豐沛的情緒。最後，今年罕見地出現幾篇戰爭題材，寫法都走往奇幻與寓言，似乎沒有想要對戰爭進行社會政治的脈絡化。

甘耀明：去年我也擔任評審，有大量稿件寫同志主題，得獎的五篇就有四篇是同志小說。今年則有三篇同志小說入圍決賽，同志議題是否承繼去年餘波？或真就是當下書寫者最想關注的？其次，我反而認為可以將政治以「寓言」來書寫，有部還沒播出的電視劇《零日攻擊》就是對兩岸關係提出一個假想。這次有兩篇看似逸離現實，但是對當下政治氣氛投射了未來性的觀察。以題材而言，這批參賽作品提到鄉土、網路、都市傳說等，主題比去年多元，閱讀的驚喜感也更多。

鍾文音：這批作品文字密度很高，我會考慮敘事腔調能否符合題材設定，且撞擊出新意；結構上能做到不要飄忽，否則容易形成原地打轉。很多篇若改變主述者會變成非常好的散文，我可以理解作

者刻意營造的美學，但以小說來看，它可能是一種耽溺：到底要同意它近乎七等生式風格化寫作，或希望它多點寫實，而不僅以氛圍取勝？另外，網路的當代感是現在年輕人關注的，場景設定很好，但情節推動喜歡用「解密」去營造，讀到結局才發現「原來只是這樣」。而女性書寫，部分篇章採用的象徵，稍嫌流於套路。此次較特殊的是政治小說，不論寫香港或台灣外圍島嶼，企圖心很大也很有意思，但現實感能否增添是我會斟酌的。最後，我一直在想，現在小說似乎不以感動讀者為優先，而以展現技藝為主？我知道沒有好的文字無法寫出好作品，但文字是否為小說最關鍵之物？我也重新思考著。

范銘如：近幾年我多次擔任文學獎評審，常常選不出來，開始懷疑「到底好的小說是什麼」？此次相對而言，素質均勻，大部分都有好好說一個故事、願意經營細節。題材多元，文學獎常出現的女性與同志議題，這次當然也有，但在寫作上有些調整，讀得非常心曠神怡。每篇都花很多時間慢慢細讀，讀到我甚至都覺得，做為一個文學獎評審，這麼幸福是不是不應該？我一邊讀也一邊思考，這些作品表現很平均，若要特別挑出哪一篇，似乎得再考究一下，可能最後端視各位評審各自的品味。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三篇，結果為：

三票作品

〈正東三十里〉（甘耀明、郭強生、鍾文音）

二票作品

〈沉默之路〉（范銘如、鍾文音）

〈鷹性熬馴〉（范銘如、鍾文音）

〈迷霧中的安娜〉（范銘如、郭強生）

〈貪食蛇〉（平路、甘耀明）

一票作品

〈現此時五分車離庄〉（郭強生）

〈秋夜〉（平路）

〈陳尾巴〉（平路）

〈水族館〉（甘耀明）

○票作品

〈午前之人〉、〈清明〉、〈60%尼龍〉、〈終戰〉、〈透明的喘息〉、〈玄女〉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現此時五分車離庄〉

郭強生：對於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終於出現不一樣的寫法，我會稱它為「台語的沈從文」，也許作者會介意我竟然把他的台語文書寫跟中國作家放在一起，但在現代小說書寫上，沈從文的出現是非常重要的，否則我們就只有魯迅跟張愛玲兩種極端。小說裡頭淡淡的壓抑跟哀傷，雖沒有明寫，完全是由文字烘托出來的。沒有設計什麼情節，但對此題材，卻是一個突破。

平路：整篇有一個情調，但如果能修一下會更流暢。譬如最後一個句子，他寫「我將那扇門徹底關閉」，那個「我」是誰？為什麼「我」會突然跑出來？如果這是本短篇集，每篇都這樣，可以成立。但只看單篇時，對我來說有點卡住，只要把「我將」拿掉，就會順暢一點。

甘耀明：這篇對我而言是過度細節的不落實化。其語言是一個長句，再加一個活潑的字眼，把台語文放在雅文裡，不完全是台語文書寫。我也找不太到它的政治意涵，比如為什麼太陽是跟總統結合在一起？

鍾文音：作者對甘蔗園祕密的黑暗性捕捉得很好，甘蔗葉埋藏了無數的屍體，隱喻了台灣白色恐怖。但主述者為什麼不統合呢？一會「江仔」，一會又變成「江仔的大漢圉」。我亦比較在意他的語詞使用。

范銘如：這篇我讀了三次才終於搞懂，一直沒辦法放下它。要說沈從文也是，台灣的話則會讓我聯想到袁哲生或賴香吟。的確有詩意部分，意象也處理得很好，但國台語切換，很像國台語版的晶體，第一次讀的時候語言吸收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也許改成純國語書寫會更好？至於最後出現的

「我」——會不會這其實是長篇小說的一章？

〈陳尾巴〉

平路：文字非常生動，像他形容壓緊信封像捶麻糬，他的文字總能夠適當表現出當時情緒，而這個情緒是什麼呢？我想我們可能也有過類似經驗，真的就像是薩列里跟莫札特。這位作者用非常諧趣、甚至誇張的方法，寫出薩列里不是莫札特，又想做莫札特的那種心情。他對文學竟然有這麼大的熱情，難道不值得我們給他一點掌聲嗎？裡面提到敘事者很羨慕的那篇〈如何修改一條河〉，篇名很好，裡面的段落也很好，包括那條河寫的是什麼，都把它落實到彷彿我們可以感覺他在場、他參加過文學獎、他真的看過這樣的心境。

郭強生：這篇最神來之筆的是凱開那麼恨陳尾巴，還拿他的照片打手槍，呈現出了藝術家的自卑自大跟自虐，看到那裡我真的是拍案叫絕。唯一的缺點是後面有點落入俗套，讓敘事者得了獎，而且把得獎題材寫出來，如果不寫出他什麼作品得獎，還留給我們一個懸念，譬如就讓凱開一直問他這題材從哪來。結果變成他後來居上，結局有點弱掉了。

范銘如：這篇好好看，但一邊讀我也一邊替他擔心，一開始就寫「佳作是最糟的」，這不是給自己打flag嗎？

鍾文音：這是一篇好看的小說，可是讀得出他在寫某個青年學生文學獎，且把細節全部再現，拉低了對文學獎的思考。筆法很反諷，可是那個反諷讓我覺得他的位置很弔詭，若特別針對某個獎，

我自己會有點不安。以及，寫出對有才華的人的仇恨，也讓我感覺到恐怖。

郭強生：他點出了文學獎的病態。

鍾文音：恰恰是有，所以我覺得不要指涉得那麼清楚會好一些。

甘耀明：我沒有選此篇是因為格局比較小，如果主題放大一點會更好，但他真的寫得滿地道。

〈秋夜〉

平路：〈秋夜〉跟〈陳尾巴〉有相似之處，但沒那麼俏皮，有種解構的企圖。他的文字完全可以承載他要說的事情，有幾個概念用小說語言講得滿好，比如敘事者欲望的世界，他一直在擴編追蹤的名單，某個意義上當然是每個人的貪婪。或者我們都會以為偶像跟粉絲有一種同步性，但其實完全不相關。缺點是，也許寫這樣的小說，結尾本身就是難題。現在的結尾某個意義上似乎能想像，一定是他自己也變成一個有很多粉絲的 idol，但我覺得會比〈陳尾巴〉更有想像力，可能也因為這篇文章更有文學性，有些也許講多了會變成概念的事情，他在小說裡居然也能找到一個詞彙跟意象講清楚。所以結尾讓我覺得很有餘韻。

郭強生：〈陳尾巴〉有寫出一個波浪，那個波浪讓人比較印象深刻。〈秋夜〉好像還是卡在一個意淫偷窺的書寫樂趣裡，很像早年 BL 漫畫，現在的 BL 漫畫現實感已經愈來愈強了，但這篇的現實感，很多地方會讓我質疑。比如網路世界圈粉沒有那麼容易，敘事者竟然能夠創建一個像偽帳號一樣的東西，最後也後來居上。

范銘如：這篇我本來也有選，它有很多金句，而且根本就是恐怖片，會想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

讀完後再去看他引魯迅：「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還引得真好。他把網路文化寫得很不錯，比如帳號要叫做「馬爾濟斯我很悲傷」，然後去留言「罐罐」，是一種讓人不知如何回應的留言。但他創了一個帳號變成網路紅人，這太簡單了。最後他開直播，把鏡頭對著他的偶像，這一招也非常恐怖片，雖然很有餘韻，但太不寫實了。

甘耀明：這篇讀起來真的是非常流暢好看，寫一個小說家以家附近的便利商店為中心，從中觀察到一名發熱衣男孩，從此對他有了投射。而且他的語言是這次參賽作品中比較有文學性的。馬上有十萬粉絲確實不太可能，但這一點我可以忽略。

鍾文音：從粉絲到最後變成被追蹤的人，這點非常有趣。但文字在流動中似乎造成困擾，他可能是刻意的，因為大量引用杜甫、魯迅、辛波絲卡，最後還有貝克特，有些片段抓得太順了，沒有再經過思索。

〈水族館〉

甘耀明：這篇滿可愛的，寫一個缺乏愛的網路直播主把夢想投射在水族館，可是他去過的都是路邊賣魚的攤販。直播主工作細節寫得滿具體，包括怎麼玩遊戲、跟觀眾互動獲得 donate。另外，兩個人終於碰面，其中一位說他今年出門的額度用完了，很真實。但這位作者無論技術或文筆，讀起來都有點年輕，如果再老成一點會比較好。還有一點不太真實是，直播主怎麼可能這麼快就成功？一下子

每個月就有十萬、二十萬的收入。

郭強生：裡面寫到，當人們知道他是假的就沒有人會愛他，這是錯誤的。所有人就是因為知道他是假的，那會拉出一個安全的距離感。另外，要寫直播也得寫出你的奇招，但他對直播只是很空洞的幻想，設計上無法說服我。

鍾文音：他寫得很直白，但他文字的直白是因為在直播而刻意選用嗎？

平路：有些部分滿有想像力，有些部分就寫得太隨意了，小說還是需要經營，但作者很有潛力。

范銘如：水族館是一個重要的意象，而且是題目，但跟故事沒有靠得很緊。

兩票作品

〈沉默之路〉

范銘如：這篇很有社會性，而且是對這幾年我們覺得很好的社會性提出比較不一樣的聲音，用孩童視角去反思這幾年已經太過政治正確的運動。裡面也講到校園霸凌，但有時候學童之間的霸凌跟玩耍不一定是外人看起來的樣子。而且由原住民學童去講他跟他哥哥，作者引的都是《火影忍者》的宇智波鼬跟宇智波佐助的兄弟情結，這類比也很適合孩童視角，因他哥哥的確就像宇治波鼬一樣注重家族與公義。

郭強生：非常流暢，也有趣味。採用孩童視角去反觀成人世界的虛偽或扭曲，範本不少，但原住

民議題是水深火熱的現實，得多做點功課，不能太過浪漫化。我會期待能夠換一個手法，孩童視角較常見，反而沒辦法讓議題的迫切性突顯出來，雖然是寫得非常熟練的作品。

鍾文音：我一直在不同的文學獎中讀到原住民書寫，但此篇用了較少見的孩童視角，而且霸凌的角色是顛倒的，這種寫法產生二個效應，就是使大人檯面上爭吵的東西，到了孩子那兒是沒有邊界的，可是最後被誤會要去道歉。整篇用很淡然的情緒在處理這麼龐大的題材，是我想選它的原因。

甘耀明：這個故事其實是有本的，它是二〇〇五年司馬庫斯的風倒樺木事件，有幾個原住民搬運了林務局為其所有的殘枝，最後他們控告成功。在有所本的背景裡，看似霸凌的行為變成青少年之間爲了互助的一種遊戲，這融合起來當然很有意思。但我沒有選是因為小說中寫控告失敗，但現實裡最後是成功的，所以我不曉得他根據的是怎樣的版本。此外，用來做爲控告失敗的洗白部分細節，讀起來有點費解，最後射箭的段落也較不吸引。

平路：我也覺得選取孩童視角看成人世界，值得大家推崇。但結構有點散，似乎少了一點用文字營造出來的趣味。包括裡頭提到的傳說，應該可以更有趣一點。

〈鷹性熬馴〉

鍾文音：題材很特別。熬鷹人必須跟鷹鬥意志，看誰撐得過，鷹最後通常都會因飢餓而被馴化，最重要的是把鷹的傲性拿掉。小說裡比較有意思的是人物設計，但也是敗筆，女主角父親突然帶著鷹去蒙古，然後母親就刺度了，後面卻沒有再交代。我知道寫父親是爲了帶出教她養鷹的烏恩，烏恩是

她對父親的假想，她後來去跟蹤烏恩，才發現他們都不知道彼此住在哪，留有一個感情的懸念。有趣的是，那麼烈性的鷹都取女性化的名字，作者有思考過，最後小說主角自己被馴化，但她也不免知道自己是被物化的。作者且寫到一種同情感，也是小說動人之處，最後她甚至願意用壽命換取老鷹，我們可能不容易理解，但寵物對主人而言其實可以深化成一體。

范銘如：這篇不只是好看的故事，還有層次，小說主角在馴鷹過程中，在師父身上既投射父女關係，又投射曖昧的男女情感，然後以此去比喻馴鷹人跟鷹的主從關係。她去跟蹤烏恩結果進不去他家，這安排很好，因為馴鷹人跟鷹要保持一個 *tension*，但又沒有真的跑掉。本來比較困擾我的是最後鷹被阿兵哥帶走了，好像跟前面扣不上，後來我發現這處理是很好。前面看到的都是鷹跟熬鷹人的關係，但最後在說獵人是鷹跟馴鷹人更大的敵人，這獵人就是阿兵哥。我才想到前面他們去操場放鷹，有提到那是軍營訓練操場，可是從來沒有看見阿兵哥，那時我還納悶為什麼要出現阿兵哥？本以為只是說操場可以讓民眾使用，後面才發現原來已經埋下了。而且，當她失去鷹，反而烏恩接納了她，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是很有餘韻的故事。

甘耀明：作者對養鷹有田調。比如說老鷹飛跟牠的體重有關，或一隻老鷹不願意下來，只好用另外一隻老鷹去盤牠。但有些地方銜接不夠滑順，只要一寫到爸爸都太刻意了。另外，結尾老鷹不見了，應該可以跟前面有一個更開放性的連結。但我還是給予這一篇肯定。

郭強生：我留意到小說中放鷹這件事發生的人、事、時、地、物都被迴避掉，失去很多感覺。應

該不要只寫鷹的習性，但迴避放鷹現場。此外，烏恩這角色很重要，但卻很飄忽、神秘，只說他父親是蒙古人，這樣就解釋了一個人如何懂得馴鷹嗎？為何會有這樣一群人想去馴鷹？小說中偶爾出現有點雞湯式的若有所思，像「不回來，把希望交給命運」，這其實是不需要的。

平路：我們讀小說還是希望有一個刺點。小說寫 Linda 跟妞妞都是銘印失敗，某個意義上她自己也是，雖然不是一生下來就沒看到父親，可是跟父親的「銘印」是有問題的，更廣闊地講，也許我們每個人都是銘印失敗的，我覺得這是這篇小說最動人的部分。可是那個動人沒有非常完整。這跟平等、野性一定有關，可那關係到底是什麼？對烏恩的感情只是投射嗎？為什麼會覺得我只是他的鷹？這些地方應該是小說最精采的部分，反而模糊掉了。以至於這雖然是好看的小說，也是我喜歡的小說，但刺點不夠完整。

〈迷霧中的安娜〉

郭強生：青少年已經沉迷網路世界這麼久，為什麼沒有一篇能用新的語言或不同以往的敘事方式跳脫出來？〈迷霧中的安娜〉就讓我滿驚喜的。在網路世界裡每個人都沒有了臉，你可以深偽，你可以剪接，做詭異的跳軌行動。它寫一個只想賺錢的局外人，偶然發現螢幕上的模糊人影，讓我們窺見了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破格的地方在於，小說語言看似只是照實地寫出工作上的操作，但最後主角到底有沒有看到安娜真實的臉？那種不確定感立刻會讓你感受到無限擴張的迷失。一個新鮮題材，不同的敘事手法。

范銘如：這篇是所有作品裡文學性最強的。它的主题其實不複雜，回歸到最古典的、對美的執迷與追索，比〈陳尾巴〉對文學的執迷更執迷。文字非常有畫面感，也營造出速度感，讀的時候可以跟著文字躍動。而且不是在寫一個空泛的城市，這些年輕人活在一個嚴重工業汙染的地方，跳軌反而是他們用來進行抗爭的行動美學。我很高興作者沒有把主題放在這上面，而是推遠變成背景，對敘述者來說，他看到的是「美」。

鍾文音：這篇讀起來很像翻譯小說的情境設定，但美也美在這裡；包括他最後跑過車站，每根柱子被燒成黑炭，燃燒成粉狀的迷霧等，很有電影感。中間敘事者爲了找到真的安娜，得透過很多螢幕上的安娜去尋找，他讓攝影機不停尋找，使情節像是透過攝影機切換，這點子很好。安娜不斷跳軌，也讓我想到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最後跳軌。但作者很聰明地避開「翻譯化的危險」。比如，西區、東區會不會是東德、西德的隱喻？他描寫兩邊世界的差異，把西方的包括文學的脈絡，或真實世界的圍牆都移植到台灣。只是我覺得對話太寫實了，會破壞原來的美感，裡面兩個人髒話往來，也許是刻意不要那麼耽美？

甘耀明：這篇寫有一輛要地下化的火車位在東西界的中間，所以有群類似跑酷的人在那邊活動。我覺得安娜並不是一開始那個有名的「紅男」，而是敘事者創造出來的第二個身分，這個身分反而取代前者成爲都市更美好的傳說。整篇小說讀起來非常流暢，不會一直發現 bug。但讀完會覺得太貼近安娜了，如果騰出三分之一空間給環境隱喻，會更充滿美感。後面寫得很美，主角在一輛奇特的火車

上遇到了安娜，但事實上也未必真的遇到，這隱喻非常好。

平路：這篇文章的文字所帶來的想像力與美感很豐富。但有一點，就是當敘事者回來跟大飛對話的時候，比較突兀，那些對話反而讓原先的想像有點被磨滅掉。

〈貪食蛇〉

甘耀明：這篇寫一個年輕女性跟一個年長女性，她們互不知道對方真實身分，只是因為喜歡同一名已經過世的明星，想要藉此相邀赴死，最後沒有成功。最有意思的是她們在中醫診所針灸的段落，兩人看似在尋求死亡的過程中，但那恰恰是離開死亡的開始，再藉由對話投射到彼此的生活困境。裡面有些東西讀起來稍嫌老套，不過對我而言，診所裡的互動同時寫出了人性的疏離與依靠。

平路：我這次勾選的篇章非常偏向網路跟AI的主題。因為這是正在發生的事情，不像以前可能會覺得是尚未到來的未來。反而我會覺得現在寫戰爭是一個有距離的題材，所以也許會投射很多文青的、唯美的想像；但網路世代就是現在，就是每天的生活。這篇藉由兩個人對本命的痴迷，寫出網路世代的偶然與巧合。它觸碰到也許我們會覺得俗氣、同時也很難寫的主題，就是死亡。結局美鈴和女兒像是相互扶持又像角力，收束得很真實。

郭強生：我沒有選這篇是因為雖然提到網路群組，但沒有寫出人為何可以在毫不認識的情況下相約赴死，這是有可能發生，也值得寫的部分。但卻只是省事地將兩個陌生人湊在一起，心境描寫略有不足。另外，整篇小說大部分講的都是美鈴，顯得年輕女孩的塑造太單薄。她們在針灸時碰面，我就

已經猜到結局了，但沒有產生預想中歐亨利式的奇妙命運感受，太順理成章把這些事情串起來。

鍾文音：我也覺得，這篇比較有趣的應該是為什麼要相約去死，但卻略過。他們一直待在診間隔著簾子聊天，卻都沒看過對方的臉，似乎不太合理。美鈴的角色設定是個亮點，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為何迷戀偶像？當然她有對女兒的投射，可是我沒有太被說服。

范銘如：題材很不錯，寫了像《我推的孩子》那樣的追星文化。但有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劇情太順理成章了，這兩個人剛好就會一直遇見；第二，「貪食蛇」這個意象用在她們對偶像的迷戀以及生活的困頓，並不是那麼貼切，且兩個角色都不是欲望很多的人。

三票作品

〈正東三十里〉

甘耀明：這篇以澎湖花嶼為背景，假想台灣跟中國發生戰爭，或發生大停電，以至於花嶼被困了一群人。花嶼其實是離島中的離島，這地方滿空曠，沒有太多物產，我們讀到像《蒼蠅王》叢林遊戲翻版，分成兩派，一派是外地人，一派是當地居民，他們怎麼動用資源產生衝突與互動，滿有意思。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九十二歲的阿春嬤，原來她藏了一條船，裡面有她兒子的照片及小時候的玩具。結尾收在彷彿波浪拍打花嶼岸邊的景象，觸動我最細微的閱讀神經。但也有缺點：為什麼三個女人一定要搭同一條船去台灣求救？此外，花嶼退潮時潮間帶寬廣，可以取得很多食物，完全不會因為缺乏物

資產產生衝突。不過，作者對花嶼物產顯然有做過功課，可以看到像白底仔、石鮐的描寫，藉此建立比較立體的視覺背景，也有人情的溫度。

郭強生：這篇看似寫離島，讀到後面會發現格局遠比一開始大，甚至感覺到莎士比亞《暴風雨》和《馬克白》的三個女妖。後來還巧妙藉由阿嬤家的立棺，以及三個加起來兩百五十歲的女人一起出帆，整個故事就飛起來了。小說魅力也在這邊，如果只是寫某一個事件的道德問題，有時候是把自己設定過小。他很巧妙把戰爭設定為一種「可能性」，沒有真的寫到死傷或對抗。閱讀時在情感上、思想上，隨著他的文字，隨著三個女妖式的老阿嬤駕著一艘船一起移動，當她們在船上唱〈雨夜花〉的時候，我感覺到這幾年很少在小說裡體會到的舒暢。

鍾文音：小說用被滯留的異鄉人勾織所有線索，是技術上厲害的地方。有些細節不錯，埋的線索也很有情韻。小說的時間設計很精明，從倒數四天寫到最後一天，否則很難圓滿這一個去脈絡化、影射戰爭的小說。也因島嶼人口老化，只剩阿嬤守在那，所以阿嬤的角色安排得很好。最重要的是小說塑造出迷幻氛圍，讀起來像異鄉人的奇幻之旅，可那奇幻背後有個很大的隱喻。把剛好的細節架設在日常上，是他最成功的地方。

范銘如：這篇很有層次，可以是戰爭的擬想，或甚至好像在寫一種孤立的絕地，在這樣的困境中，人跟人會怎麼相處。最後三個阿嬤出海那一幕非常感人，但就是因為太感動了，我反而也思考這樣是不是太理所當然？反正最後就是阿嬤救世界，外鄉人一定是最爛的，共軍還沒有來就開始燒殺擄

掠。對我來講，唯一的敗筆反而是她們開始唱〈雨夜花〉，那部分太戲劇化了。

平路：這篇我也可以支持，末日的想像很有韻味。如果要吹毛求疵，小說在荒謬跟寫實之間切換時，有些部分沒那麼自然。比如，整篇小說從倒數四天寫到最後一天，點子很好，可是最後一天的語氣有些地方太鬆了，應該要有愈來愈迫切的節奏感。三個阿嬤在船上的意象真的很好，但要不要唱〈雨夜花〉，也應該是基於荒謬跟寫實之間的斟酌。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評審針對九篇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正東三十里〉 20分

（平路4分、甘耀明5分、范銘如2分、郭強生4分、鍾文音5分）

〈迷霧中的安娜〉 14分

（平路1分、范銘如5分、郭強生5分、鍾文音3分）

〈鷹性熬馴〉 11分

（甘耀明3分、范銘如4分、鍾文音4分）

〈陳尾巴〉 9分

（平路3分、甘耀明2分、郭強生3分、鍾文音1分）

〈沉默之路〉 6分

〈范銘如 3分、郭強生 1分、鍾文音 2分〉

〈貪食蛇〉 6分

〈平路 2分、甘耀明 4分〉

〈秋夜〉 5分

〈平路 5分〉

〈現此時五分車離庄〉 3分

〈范銘如 1分、郭強生 2分〉

〈水族館〉 1分

〈甘耀明 1分〉

因〈沉默之路〉與〈貪食蛇〉同分，而〈秋夜〉為其中一位評審首獎，評審決議就這三篇作品再度進行投票，〈沉默之路〉獲12分（平路 1分、甘耀明 2分、范銘如 3分、郭強生 3分、鍾文音 3分）；〈秋夜〉獲10分（平路 3分、甘耀明 1分、范銘如 2分、郭強生 2分、鍾文音 2分）；〈貪食蛇〉獲8分（平路 2分、甘耀明 3分、范銘如 1分、郭強生 1分、鍾文音 1分），由〈沉默之路〉勝出。評審決議依分數高低，首獎頒給〈正東三十里〉，二獎為〈迷霧中的安娜〉，三獎為〈鷹性熬馴〉；〈陳尾巴〉、〈沉默之路〉並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短篇小說獎

決審簡介

平路

本名路平。一九五三年生。美國愛荷華大學數學碩士。曾獲台灣文學金典獎、金鼎獎、吳三連獎、國家文藝獎、聯合報文學獎等。著有小說《東方之東》、《婆娑之島》、《夢魂之地》等多部，散文《間隙》等多部。

甘耀明

一九七二年生，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藝術創作碩士。曾獲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金典獎、金鼎獎、香港紅樓夢獎首獎、《聯合報》文學大獎。著有長篇小說《成為真正的人》等多部，與李崇建合著《對話的力量》等多部。





范銘如

一九六四年生。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文學系博士。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著有論著《小說點線面》等多部，評論集《書評職人》等多部。



郭強生

一九六四年生，美國紐約大學戲劇博士。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系教授。曾獲聯合報文學大獎、金典獎、金鼎獎等。著有中篇小說《尋琴者》；長篇小說《斷代》等；短篇小說《夜行之子》等；散文《用青春換一場相逢》等，編有《99年小說選》。



鍾文音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大獎、台灣文學獎金典獎等。著有小說《木源——阿努阿娜阿米哈》等多部、散文《訣離記》等多部。目前專職寫作。